

輔教篇上卷第五

藤州鐸津東山沙門釋
契嵩 撰

法五

原教
勸書

萬物有性情古今有死生然而死生性情未

始不相因而有之死固因於生生固因於情
情固因於性使萬物而浮沉於生死者情爲
其累也有聖人者大觀乃推其因於生之前
示其所以來也指其成於死之後教其所以
修也故以其道導天下排情僞于方今資必
成乎將來夫生也既有前後而以今相與不
亦爲三世乎以將來之善成由今之所以修
則方今窮通由其已往之所習斷可見矣情
也者發於性皆情也苟情習有善惡方其化
也則冥然與其類相感而成其所成情習有
薄者焉有篤者焉機器有大者焉有小者焉
聖人宜之故陳其法爲五乘者爲三藏者別

乎五乘又岐出其繁然殆不可勝數上極成
其聖道下極世俗之爲農者商者技者醫者
百工之鄙事皆示其所以然然與五乘者皆
統之於三藏舉其大者則五乘首之其一曰
人乘次二曰天乘次三曰聲聞乘次四曰緣
覺乘次五曰菩薩乘後之三乘云者蓋導其
徒超然之出世者也使其大槩情汙直趣乎
真際神而通之世不可得而窺之前之二乘
云者以世情膠甚而其欲不可輒去就其情
而制之曰人乘者五戒之謂也一曰不殺謂
當愛生不可以已輒暴一物不止不食其肉
也二曰不盜謂不義不取不止不讓他物也

三曰不邪淫謂不亂非其匹偶也四曰不妄
語謂不以言欺人五曰不飲酒謂不以醉亂
其修心曰天乘者廣於五戒謂之十善也一
曰不殺二曰不盜三曰不邪淫四曰不妄語
是四者其義與五戒同也五曰不绮語謂不
爲飾非言六曰不兩舌謂語人不背面七曰

不惡口謂不罵亦曰不道不義八不嫌謂無所姤忌九曰不恚謂不以忿恨宿於心十曰不癡謂不昧善惡然謂兼修其十者報之所以下皆以此各修假令非生天而人人足成善人人皆善而世不治未之有也昔宋文帝謂

法五

其臣何尚之曰適見顏延之宗炳著論發明佛法甚爲名理並是開獎人意若使率土之濱皆感此化朕則垂拱坐致太平矣夫復何事尚之因進曰夫百家之鄉十人持五戒即十人淳謹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則百人和睦持此風教以周寰區編户億千則仁人百

乎迹迹末也理本也君子求本而措末可也語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度哉人焉度哉孟子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謂事必揣量其本而齊等其末而後語之苟以其一世之迹而責其三世之謂何異乎以十步之履而誥其百

步之履曰而何其迹之紛紛也曷不爲我之鮮乎是豈知其所適之遠近所步之多少也然聖人爲教而恢張異宜言乎一世也則當順其人情爲^去鼓治其形生之間言乎三世也則當正其人神指緣業乎死生之外神農誌百藥雖異而同於療病也后稷標百穀雖殊

法五三

萬夫能行一善則去一惡去一惡則息一刑一刑息於家萬刑息於國則陛下之言坐致太平是也斯言得之矣以儒校之則與其所謂五常仁義者異號而一體耳夫仁義者先正一世之治迹也以述議之而未始不異也以理推之而未始不同也述出於理而理粗既謝而孰能御其所適果爲人邪果爲飛潛

異類乎曰斯可通也苟以其情習之業推之則其報也不差子豈不聞洪範五福六極之謂乎五福者謂人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五者應以嚮勸之六極者謂人不以其心合乎皇極而天用是六者應以威沮之夫其感形存而善惡之應已然其神往則善惡之報

豈不然乎佛經曰一切諸法以意生形此之謂也曰謂佛道絕情而所爲也如此豈非情乎佛亦有情邪曰形象者舉有情佛獨無情邪佛行情而不情耳曰佛之爲者既類夫仁義而仁義烏得亦謂之情乎曰仁者何惠愛之謂也義者何適宜之謂也宜與愛皆起於性而形乎用非情何乎就其情而言之則仁義乃情之善者也情而爲之而其勢近權不情而爲之而其勢近理性相同也情相異也異焉而天下鮮不競同焉而天下鮮不安聖人欲引之其所安所以推性而同羣生聖人欲息之其所競所以推懷而在萬物謂物也

無昆蟲無動植佛皆槩而惠之不敢損之謂生也無貴賤無賢鄙佛皆一而導之使自求之推其性而自同羣生豈不謂大誠乎推其懷而盡在萬物豈不謂大慈乎大慈故其感人也深大誠故其化物也易故夫中國之內四夷八蠻之外其人聞佛之言爲善有福爲

惡有罪而鮮不測然收其惡心勸然舉其善意守其說拳拳不敢失之若嚮之所謂五戒十善云者里巷何嘗不相化而爲之自鄉之邑自邑之州自州之國朝廷之士天子之宮掖其修之至也不殺必仁不盜必廉不淫必正不妄必信不醉不亂不綺語必誠不兩舌不譏不惡口不辱不恚不讐不爭不癡不昧有一于此足以誠於身而加於人況五戒十善之全也豈有爲人弟者而不悌其兄爲人子者而不孝其親爲人室者而不敬其夫爲人友者而不以善相致爲人臣者而不忠其君爲人君者而不仁其民是天下之

法五

無有也爲之者唯恐其過與不及爲辭耳佛
豈苟辭於人焉如此者佛之道豈一人之私
爲平抑亦有意於天下國家矣何嘗不存其
君臣父子邪豈妨人所生養之道邪但其所
出不自更而張之亦其化之理隱而難見故
世不得而盡信易曰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
乎德行孟子曰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豈
不然乎人之惑於情久矣情之甚幾至平敝
薄古聖人憂之爲其法交相爲鬱治謂之帝
謂之王雖其道多方而猶不暇救之以仁恩
之以義教之賞欲進其善罰欲沮其惡雖罰
日益勞賞日益費而世俗益薄苟聞有不以
賞罰而得民遷善而遠惡雖聖如堯舜必歡
然喜而致之豈曰斯人不因吾道而爲善吾
不取其善必吾道而爲善乃可善之若是是
聖人私其道也安有聖人之道而私哉夫游
龍振於江海而雲氣油然四起暴雷聲於山
林而飈風颶颶而來善其類自相應也故善

人非親而善人同之惡人非恩而惡人容之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及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海沛然莫之能禦也禹
聞善言則拜孔子嘗謂善人吾不得而見之
得見有常者斯可矣又曰三人行必得我師
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顏子
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敢失之孟子謂好善
優於天下又謂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
身矣此五君子者古之大樂善人也以其善
類固類於佛苟其不死見乎吾道之傳是必
泯然從而推之噫亦後世之不幸不得其相
遇而相證尚使兩家之徒猶豫而不相信噫
人情莫不專己而略人是此而非彼非過則
爭專過則拘君子通而已矣何必苟專君子
當而已矣何必苟非飲食男女人皆能知貴
而君子不貴君子之所貴貴其能知道而識
理也今有大道遠理若是而余不知識余愧
於人多矣嘗試論曰夫欲人心服而自修莫

若感其內欲人言順而貌從莫若制其外制其外者非以人道設教則不能果致也感其內者非以神道設教則不能必化也故佛之爲道也先乎神而次乎人蓋亦感內而制外之謂也神也者人之精神之謂也非謂鬼神淫惑之事者也謂人修其精神善其履行生

也則福應死也則其神清昇精神不修履行邪妄生也則非慶死也則其神受誅故天下聞之其心感動惡者涅而善者加之如此默化而何代無有然其教之作於中國也必有以世數相宜而來應人心相感而至不然何人以其法修之天地應之鬼神效之苟其宜之數之未盡相感之理未窮又安可以愛之而苟存惡之而苟去方之人事若王者霸者其順時應人而爲之豈不然哉况其有妙道冥權又至於人事者邪夫妙道也者清淨寂滅之謂也謂其滅盡衆累純其清淨本然者也非謂死其生取乎空荒滅絕之謂也以此

法五

至之則成乎聖神以超出其世冥權也者以道起乎不用之用之謂也謂其拯拔羣生而出乎情溺者也考其化物自化則皇道幾之考其權用應世則無所不至言其化也固後世不能臻之言其權也默而體之則無世不得昔者聖人之將化也以其法付之王付之

臣付之長者有力之人非其私己而苟尊於人也蓋欲因其道而爲道因其善而爲善佛之經固亦多方矣後世之徒不能以宜而授人致其信者過信令君有佞善輒欲捐國爲奴隸之下俗有淺悟遽欲棄業專勝僧之高此非謂用佛心而爲道也經豈不曰諸佛隨宜說法意趣難解故爲佛者不止綰其服剪其髮而已矣然佛之爲心也如此豈小通哉此有欲以如楊墨而譏之夫楊墨者滯一而拘俗以之方佛不亦甚乎世不探佛理而詳之徒訛訛然誕佛謂其說之不典佛之見出於人遠矣烏可以已不見而方人之見謂佛

之言多劫也誕耶世固有積月而成歲積歲而成世又安知其積世而不成劫邪苟以其事遠耳目不接而謂之不然則六藝所道上世之事今非承其傳而孰親視之此可謂誕乎謂佛言大地誕邪世固有遊心凌空而往雖四隅上下窅然曷嘗有涯方之佛謂其世

^蓋^七

界無窮何不然乎謂佛言化也誕邪世固有夢中而夢者方其夢時而其所遇事與身世與適夢或其同或其異莫不類之夢之中既夢又安知其死之中不有化邪佛之見既遠而其知故亦多故聖人廣其教以教多類欲其無所適而不化也今曰佛西方聖人也其身

法宜夷而不宜中國斯亦先儒未之思也聖人者蓋大有道者之稱也豈有大有道而不得曰聖人亦安有聖人之道而所至不可行乎苟以其人所出於夷而然也若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而其道相接紹行于中國可夷其人而拒其道乎况佛之所出非夷也

恐世敝民混而易亂遂爲之防故四其民使人各屬其屬豈謂禁民不得以利而與人爲惠若今佛者默則誠語則善所至則以其道勸人舍惡而趨善其一衣食待人之餘非贊也苟不能然自其人之罪豈佛之法謬乎孟子曰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

或曰佛止言性性則易與中庸云矣而無用佛爲是又不然如吾佛之言性與世書一也是聖人同其性矣同者却之而異者何以處之水多得其同則深爲河海土多得其同則積爲山嶽大人多得其同則廣爲道德烏呼余烏能多得其同人同誠其心同齊戒其身同推德于人以福吾親以資吾君之康天下也曰而何甚不厭邪子輩雜然盈乎天下不籍四民徒張其布施報應以衣食於人不爲困天下亦已幸矣又何能補治其世而致福於君親乎曰固哉居吾語汝汝亦知先王之門論德義而不計工力邪夫先王之制民也

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臣
輪輿而輕爲仁義者哉儒豈不然邪堯舜已
前其民未四當此其人豈盡農且工未聞其
食用之不足周平之世井田之制尚舉而民
已匱且敝及秦廢王制而天下益擾當是時
也佛老皆未之作豈亦二教加於四民而爲

法五

薦然邪人生天地中其食用恐素有分子亦
爲世之憂太過爲人之計太約報應者儒言
休證咎證積善有慶積惡有殃亦已明矣若
布施之云者佛以其人欲有所施惠必出於
善心心之果善方乎休證則可不應之孰爲
虛張邪夫舍惠城人情之難能也斯苟能其

難能其爲善也不亦至乎語曰如有博施於
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
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蓋言聖人難之亦
恐其未能爲也佛必以是而勸之者意亦釋
人貪慾而廓其善心耳世宜視其與人爲施
者公私如何哉不當傲其所以爲施也禮將

有事於天地鬼神雖一日祭必數日齋蓋欲
人誠其心而累其身也所以祈必有福于世
今佛者其爲心則長誠齋戒則終身比其修
齋戒之數日福亦至矣豈盡無所資乎曰男
有室女有家全其髮膚以奉父母之遺體人
倫之道也而子輩反此自爲其修超然欲高

天下然修之又幾何哉混然何足辨之曰爲
佛者齋戒修心義利不取雖名亦忘至之遂
通於神明其爲德也抑亦至矣推其道於人
則無物不欲善之其爲道抑亦大矣以道報
恩何恩不報以德嗣德何德不嗣己雖不要
而以其德資父母形雖外毀而以其道濟乎

法五

九

親泰伯豈不虧形邪而聖人德之伯夷叔齊
豈不娶長徃於山林乎而聖人賢之孟子
則推之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不聞以虧形
娶而少之子猶過吾徒耶夫世之不軌道久
矣雖賢父兄如堯舜周公尚不能必制其子
第今去佛世愈遠教亦將季烏得無邪人寄

我以偷安邪雖法將如之何大林中固有不材之木大畝中固有不實之苗直之可也不可以人廢道曰而言而之教若詳可尚也然則三教之說皆張於方今較之孰為優乎曰叟愚也若三者皆聖人之教小子何敢輒議然佛吾道也儒亦竊嘗聞之若老氏則予未

存意不已而言之三教也亦猶同水以涉而厲揭有深淺儒者聖人之治世者也佛者聖人之治出世者也

勸書第一

余五書出未逾月客有踵門而謂曰僕粗聞大道適覩若廣原教可謂涉道之深矣勸書

者蓋其警世之漸也大凡學者必先淺而後深欲其不煩而易就也若今先廣教而後勸書僕不識其何謂也曰此吾無他義例第以茲原教廣原教相因而作故以其相次而列之耳客曰僕固欲公擢勸書於前而排廣教於後使夫觀之者先後有序深淺而及奧不

亦善乎余然之矣而客又請之曰若五書雖各有其目也未若統而名之俾其流百世而不相離不亦益善乎余從而謝其客曰今夫搢紳先生厭吾道者殷矣而子獨好以助之子可謂篤道而公於爲善矣即爲其命工移易平二說增爲三帙總五書而名之曰輔教編

潛子爲勸書或曰何以勸乎曰勸夫君子者自信其心然後事其名爲然也古之聖人有曰佛者先得乎人心之至正者乃欲推此與天下同之而天下學者反不能自信其心之然遂毅然相與排佛之說以務其名吾嘗爲

法五

十

其悲之夫人生名孰誠於心今忽其誠說而徇乎區區之名惑亦甚矣夫心也者聖人道義之本也名也者聖人勸善之權也務其權而其本不審其爲善果善乎其爲道義果義乎今學者以適義爲理以行義爲道此但外事中節之道理也未預乎聖人之大道也大

理也夫大理也者固常道之主也凡物不自其主而爲爲之果當乎漢人有號牟子者嘗著書以諭佛道曰道之爲物也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則充乎天地此蓋言乎世道者資佛道而爲其根本者也夫君子治世之書頗嘗知其心之然平知之而苟排之是乃自欺其心也然此不直人心之然也天地之心亦然鬼神異類之心皆然而天地鬼神益不可以此而欺之也然此雖槩見百家之書而百家者未始盡之佛迺窮深極微以究乎死生之變以通乎神明之往來乃至於大妙故世俗以其法事於天地而天地應之以其書要於鬼神而鬼神順之至乎四海之人以其說而舍惡從善者不待爵賞之勸斐然趨以自化此無他也蓋推其大誠與天地萬物同而天人鬼神自然相感而然也曰此吾知之矣姑從吾名教乃爾也曰夫欲其名勸之但誠於爲善則

卷五

士

爲聖人之徒固已至矣何必資斥佛乃賢邪今有人日爲善物於此爲之既專及寢則夢其所爲宛然當爾則其人以名夢乎以魂夢邪是必以魂而夢之也如此則善惡常與心相親柰何徒以名李世俗而不顧其心魄乎君子自重輕果如何哉昔韓子以佛法獨盛而惡時俗奉之不以其方雖以書抑之至其道本而韓亦頗推之故其送高閑序曰今閑師浮圖氏一死生解外繆是其心必泊然無於所起其於世必澹然無於所嗜稱乎大顛則曰頗聰明識道理又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韓氏之心於佛亦有所善乎而大顛禪書亦謂韓子嘗相問其法此必然也逮其爲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乃曰司徒公之薨也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又曰其居喪有過人行又曰掇其大者爲行狀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是豈盡非乎爲佛之事者邪韓子賢人也臨事制

變當自有權道方其讓老氏則曰其見小也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又曰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也聃鄰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亦謂孔子而師老聃也與夫曾子問司馬遷所謂孔子問禮於老聃類也然老子固薄禮者也豈專言

禮乎是亦在其道也驗太史公之書則孔子聞道於老子詳矣昔孟子故擯夫爲楊墨者而韓子則與墨曰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儒者不尚說乎死生鬼神之事而韓子原鬼稱乎羅池柳子厚之神奇而不疑韓子何嘗膠於一端而不自通邪韓謂聖賢也豈其是非不定而言之反覆蓋鑒在其心抑之揚之或時而然也後世當求之韓心不必隨其語也曰吾於吾儒之書見其心亦久矣及見季氏復性之說益自發明無取於佛也曰止渴不必東井而飲充飢不必擇庖而食得子審其心爲善不亂可

也豈抑人必從於我不然也他書雖見平性命之說大較恐亦有所未盡者也吾親本朝所撰高僧傳謂李習之嘗聞法於道人惟儼及取李之書詳之其微旨誠若得於佛經但其文字與援引爲異耳然佛亦稍資諸君之發明乎曰雖然子盍盡子之道歟曰於此吾

且欲諸君之易曉耳遽盡吾道則恐世誕吾言而益不信也勿已幸視吾書曰廣原教者可詳也

勸書第二

天下之教化者善而已矣佛之法非善乎而諸君必排之是必以其與己教不同而然也

此豈非莊子所謂人同於己則可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吾欲諸君爲公而不爲矜也語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君子之於大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聖人抑亦酌其善而取之何嘗以與己不同而棄人之善也自三代其政既衰而世俗之惡滋甚

禮義將不暇獨治而佛之法乃播於諸夏遂與儒並勸而世亦翕然化之其遷善遠罪者有矣自得以正乎性命者有矣而民至于今賴之故吾謂三教者乃相資而善世也但在冥數自然人不可得而輒見以理而陰校之無不然也故佛之法爲益於天下抑亦至矣

卷五
主

今曰佛爲害於中國斯言甚矣君子何未之思也大凡害事無大小者不誅於人必誅於天鮮得久存於世也今佛法入中國垂千年矣果爲害則天人安能久客之如此也若其三廢於中國而三益起之是亦可疑其必有大合乎天人者也君子謂其廢天常而不近人情而惡之然其遺情當絕有陰德乎君親也而其意甚遠不可遽說且以天道而與子質之父子夫婦天常也今佛導人割常情而務其修潔者蓋反常而合道也夫大道亦恐其有所至於常情耳不然則天厭之久矣考古之聖賢之事於佛而相贊之者繁乎此

不可悉數姑以唐而明其大略夫爲天下而至於王道者孰與太宗當玄奘出其衆經而太宗父子文之曰大唐聖教序相天下而最賢者孰與房杜姚宋邪若房梁公玄齡則相與玄奘譯經杜菜公如晦則以法尊於京兆玄琬逮其垂薨乃命琬爲世世之師宋丞相

環則以佛法師於曇一裴晉公勲業於唐爲高丞相崔羣德重當時天下服其爲人而天下孰賢於二公裴則執弟子禮於徑山法歛崔則師於道人如會惟儼抱大節忠於國家大下死而不變者孰與顏魯公魯公嘗以戒稱弟子於湖州慧明問道於江西嚴峻純孝而清正孰與於魯山元紫芝紫芝以母喪則刺血寫佛之經像已上之事見於劉的唐書及本朝所撰高僧傳自太宗逮乎元德秀者皆其君臣之甚聖賢者也借使佛之法不正而善惑亦烏能必惑乎如此之聖賢邪至乃儒者文者若隋之文中子若唐之元結李華梁肅若權文公若裴相

國休若柳子厚李元賓此八君子者但不詬佛爲不賢耳不可謂其盡不知古今治亂成敗與其邪正之是非也而八君子亦未始謂佛爲非是而不推之如此諸君益宜思之今吾人之所以爲人者特資乎神明而然也神明之傳於人亦猶人之移易其屋廬耳舊說

法五

古

羊祐前爲李氏之子崔咸乃盧老後身若斯之類古今頗有諸君故亦嘗聞之也以此而推之則諸君之賢豪出當治世是亦乘昔之神明而致然也又烏知其昔不以佛之法而治乎神明邪於此吾益欲諸君審其形始而姑求其中不必徒以外物而自繆今爲書而必欲勸之者非直爲其法也重與諸君皆稟靈爲人殊貴於萬物之中而萬物變化若乎紛綸唯人爲難得諸君人傑愈難得也然此亦死生鬼神之惚恍不足擅以爲諭請即以人事而言之輩諸君少取焉夫立言者所以勸善而沮惡也及其善之惡之當與不當則

損益歸乎陰德今問巷之人欲以言而辱人必亦思之曰彼福德人也不可辱之辱則折吾福矣然佛縱不足預世聖賢豈不若其間巷之福德人邪今詆詞一出則後生末學百世效之其損益陰德亦少宜慎思之昔韓退之不肯爲史蓋懼其褒貶不當而損乎陰德

法五

古

也故與書平劉生曰不有人禍則有天刑又曰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彼史氏之褒貶但在乎世人耳若佛者其道德神奇恐不啻於世人也此又未可多貶也列禦寇稱孔子嘗曰丘聞西方之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使

也

列子妄言即已如其稱誠則聖人固不可

勸書第三

余嘗見本朝楊文公之書其意自謂少時銳於仕進望望常若有物礙於胷中及學釋氏之法其物曠然破散無復蔽礙而其心泰然故楊文公資此終爲良臣孝子而天下謂其

有大節抑又聞謝大夫泌與查道待制甚通
吾道故其爲人能仁賢其爲政尚清靜而所
治皆有名迹及謝大夫之亡也沐浴儼其衣
冠無疾正坐而盡昔尹待制師魯死於南陽
其神不亂士君子皆善師魯死得其正吾亦
然之也及會朱從事炎於錢唐聞其所以然
益詳朱君善方脉當師魯疾革而范資政命
朱夜往候之尹待制即謂朱曰吾死生如何
朱君曰脉不可也而師魯亦謂朱曰吾亦自
知吾命已矣因說其素學佛於禪師法昭者
吾乃今資此也及其夕三鼓屏人迷隱几而
終余晚見尹氏退說與其送迴光之序驗朱
從事之言是也然佛之法益人之生也若彼
益人之死也如此孰謂佛無益於天下乎而
大下人人默自得之若此四君子者何限至
乃以其五戒十善諭自修者而父益其善子
益其孝夫婦兄弟益其和仰亦衆矣余昔見
潯陽之民曰周懷義者舉家稍以十善慈孝

仁惠稱於鄰里鄉人無相害之意雖街童市
豎見周氏父子必曰此善人也皆不忍欺之
吾嘗謂使天下皆如周氏之家豈不爲至德
之世乎夫先儒不甚推性命於世者蓋以其
幽奧非衆人之易及者也未可以救民之弊
姑以禮義統平人情而制之若其性與神道

恐獨持平賢者耳語曰固也庶幾乎屢空不
其然乎今曰三代時人未有夫佛法之說豈
不以其心而爲人乎曰何必三代如三皇時
未有夫孔氏老子之言其人豈不以心而爲
君臣父子夫婦乎夫君子於道當精麤淺深
之不宜如此之混說也佛豈直爲世不以其

卷五

十六

心而爲人邪蓋欲其愈至而愈正也泰山有
鳥巢於嶒崖木末而弋者不及千仞之淵有
魚潛於深泉幽穴而筌者不得蓋其所託愈
高而所棲愈安所潛愈深而所生愈適孟子
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此
言喻道至矣吾昔與人論此而其人以名矜

以氣抗雖心然之而語不即從夫抗與矜人情而心固至妙烏可任人情而忽乎至妙之心其亦昧矣諸君賢達無爲彼已昧者也

輔教篇上卷第五

丁卯冬沙林良祐書

輔教篇中卷第六

法六

藤州鐸津東山沙門釋契嵩撰

廣原教并叙二十六篇

敘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爲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譬佛若吾聖人爲教之大本雖槩見而未暇盡言意待別爲書廣之

廣進

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始余爲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訶當時或爲其改之今

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夫世儒之不知佛者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說若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存焉知余譏余其原教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羣生之繆其本也久矣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是故其爲教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縛業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莫善乎聖人與萬物